

法國人民的公敵

何開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K82

法國人民的公敵

何飛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2.10.16. 蘇聯

La Cinquième Colonne La Voici!

一九五一年初法國巴黎出版

法國人民的公敵

譯者 何飛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東學胡同四十七號

承印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

總經理

新華書店

定價 三千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1) 00001-10,000

書號: 0078

原序

在法國近代政治用語中，「第五縱隊」這個名詞是用來形容那些服從外國的命令，爲了外國的利益，在我們國土上進行違反民族利益活動的亂黨的。

一個推行外國政策的第五縱隊正在台上執政，它贊成重新武裝西德，積極準備戰爭並把國家推向最嚴重的災難。

這就是爲甚麼必須做這件「有益大眾」的工作；勇敢地撕下那些從事無恥勾當的人們的面具。

這就是爲甚麼必須揭露那些蹂躪我們民族的獨立，威脅和平，並予法國的前途以危害的人們的真相。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就是爲了揭發那些反法國人民活動的內幕。

目 錄

原序

重溫一下歷史——事實勝於雄辯……………

保羅·巴斯迪……………

愛德華·達拉第……………

約翰·保羅·大衛……………

查利·戴高樂……………

溫台爾家族……………

弗列德立·杜邦……………

保羅·福爾……………

比埃·艾茲央·佛蘭亭……………

拉曲里克·鮑尼……………

佛耶梭亞·勒意特……………

蘭納·邁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猶勒·莫克.....(三)

居伊·摩勒.....(四)

安德雷·繆特爾.....(四)

蘭納·普利文.....(四)

若望·普盧伏士.....(四)

亨利·葛義.....(四)

保羅·雷諾.....(五)

亞爾培·薩勞.....(五)

羅伯特·舒曼.....(五)

尤金·托瑪士.....(五)

蒂思埃——維夏古.....(六)

瓦朗丁·符傑埃.....(六)

與第五縱隊正面鬥爭的法國共產黨.....(六)

譯後記.....(七)

重溫一下歷史——事實勝於雄辯

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許多國家，在它敵國的內部，豢養着一批挑釁者、間諜、叛徒和暗殺者。「從內部下手，最容易攻陷敵人的堡壘」。根據這一個原則，佛朗哥的總命於希特勒的將軍們，用四個縱隊的法西斯傭兵圍攻西班牙共和國的首都——馬德里，而另外用一個第五縱隊在馬德里城內從該城的英勇保衛者背後襲擊。

沒落的統治階級，在其本國找不到必要的支持以維護其特權時，就必然要背叛祖國，賣國求榮。他們妄想能以「求助於外援」的方式，來阻止歷史發展的正常進程。

例如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代，被剝奪特權的封建貴族，成羣結隊地跑到科林士求勒倫斯維克公爵的庇護。這些貴族勾結公爵，組織了當時歐洲反動勢力的大集團，進攻法國，進攻革命，進攻他們的祖國——為愛國者及革命者所勝利保衛的祖國。

又例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當巴黎人民建立起一個工人政權的時候。法國資本家及其御用僕從就逃到凡爾賽，求俾斯麥的庇護。從那裏，他們聯合普魯士軍隊，進攻英勇的巴黎公社的組織者。後者是真正的愛國者，法國及巴黎的保衛者。

第五縱隊及外國奸細永遠是屬於歷史任務業已終了而又甘心離開政治舞台的階級中的人。相反地，工人階級是一個有前途的階級，代表國家深切的利益。然而現在卻正是工人階級被這些民族叛徒不斷地咒罵與誣蔑！

這些背叛祖國的人，竟責罵愛國者為「外國奸細！」
在一九一四年，佐烈斯（法國社會黨左派領袖，一九一四年被暗殺——譯註）被莫拉斯（法國保

皇黨首領，後與德國人「合作」——譯註）視為親德的奸細。而在一九四〇年，卻正是這個莫拉斯稱譽德國佔領法國為「天緣」。

佐烈斯曾說過：「是的，好吧。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外國奸細。可是當我略一回顧我們共和派的歷史，你們知道嗎？我卻看見所有共和派領袖，沒有一個不會被加以這個惡名的，……沒有一個！所有的共和派人，所有為保衛祖國、自由、人權而奮鬥着的人、一切被反革命所驅逐的革命者、被大革命時代逃亡貴族的後代所迫而離開祖國者，都會被稱為外國奸細。」

「你們要記住，在我們歷史上，有兩種不可分開的力量和兩個同義的名詞：這就是大革命與謾罵。」

中了謾罵的毒，威倫把佐烈斯刺死了。現在又有人受了謾罵的宣傳而向杜克洛擲炸彈！現在是更進一步了，法國政府竟由自己製造出謾罵別人的謠言來了；這正是因為他們害怕被人民揭發他們自己，所以含血噴人；這正是因為第五縱隊者明白大資本家的叛國逐漸為法國人民所認識；最近這幾年的歷史教訓，在法國人民的腦中記憶猶新。

法國人民記憶猶新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獲得政權。這個法國的死敵從此領導了德國政權。正如他在「我的奮鬥」中曾說過：

「我們現在應該徹底了解一個事實：即我們的致命的、殘忍的敵人，以前及現在都是法國。」當時多列士曾著文說：「希特勒的許多狂言暴怒，照理應該使所有的法國人睜開眼睛認清事實，一致團結起來以對付這個狂人。而事實則不然，我們國家的統治階級被對人民的恐懼和仇恨弄瞎了眼睛，竟把希特勒認為是歐洲的警憲，可以保衛資本家的特權以及「消滅布爾什維克主義」。

「在其反共的十字軍中，希特勒是爲法英美資本家所支持的，法西斯主義在其『敵國』內部，安置好了好細；他的侵略戰爭配合了各國真正的內戰，這就使德國的侵略，得以很快而毫不費力的獲勝，因爲他的第五縱隊已經把各國的國防搞垮了，並把他們自己的人擁上政府，大開門戶，一任德國機械化部隊開進來。」

希特勒自己曾說過：「我老早就有把握要同將來組織新政府——一個適合於我的政府——的人取得聯絡；像這樣的人，我們隨處可以找到，連收買都用不着。他們爲野心、爲盲目、爲黨派之爭、爲個人的驕傲所驅使會自動來找我們。」

果然，這正是當時法國大資本家所作的勾當，他們供給了第五縱隊走卒。在放任希特勒重新武裝德國之後，他們又鼓勵了他的侵略政策，這就是他們的叛國罪行！

由於英法資本家的縱容，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幫助佛朗哥在西班牙奪取了政權。

在吞併奧地利後，希特勒又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內政，利用他在蘇台德地方的打手們製造事件；以此爲藉口強索這個地方，使它「歸屬」於大德意志。

在此情形下，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和達拉第舉行慕尼黑會議，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給希特勒。

這樣，希特勒實現了他在「我的奮鬥」中公開發佈的計劃：

「第二次大戰即將到來，我們應當預先盡量孤立法國，使這次戰爭不致再成爲德國與全世界爲敵的戰爭。」

反共產主義——這就是法國的敵人

法國政府設法破壞法蘇公約，使法國失去國際上的友人。他們作出此種下流的叛國行爲，究竟是

什麼緣故？這是因為法國大資本家雖然恐懼德國大資本家的競爭，但是他們尤其害怕在歐洲和在法國的人民力量的增強，他們想和希特勒法西斯勢力相勾結，以保障及加強他們的階級特權。

這些人爲了利潤，竟滅絕了他們的一切愛國心。

一九三八年九月，「新歐洲」雜誌主筆白第納斯曾寫過：

「在所謂保守階級中，許多人竟會感到社會革命的危險超過了德國的威脅。把極權國家看作反蘇的保證，把墨索里尼及希特勒看作我們的文明保衛者，以爲如對他們作戰，就將引起一個不可救藥的社會巨變。」

這正是因爲大資本家對工人及民主運動的懼怕，他們寧願爲保持其階級利益及反共產主義而犧牲國家利益。法國當時的統治階級中有人竟公開說：「與其讓人民陣線勝利不如歡迎希特勒。」

由於反共產主義，竟使希特勒在德國獲得政權。反共又使希特勒底獨霸歐洲計劃得到部分的成

功。

大資本家終於背叛了國家。

第五縱隊的活動

希特勒唆使他的第五縱隊在法活動，運軍火給「蒙面黨」（戰前法國法西斯團體之一——譯註），組織暗殺與挑釁。在巴黎的間諜阿伯茲（在貝當叛國執政後任德國駐法大使）是第五縱隊的指揮，他成立了德法協會，內有法國產業家及政客，例如士卡比尼、畢里農、比厄特里、波那爾、羅曼之流。

同時，法國政府不僅不遵守法蘇公約，反加緊鼓勵希特勒「東進」。

當時外長龐納，不但不想團結全國，一致對付希特勒主義，反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向德國駐法大使保證：「一切選舉將行中止，公共集會停閉，外國人在法國的任何宣傳企圖加以取締，共產黨分

子予以管制。」（「黃皮書」，第一百四十號文件）

爲了戰爭，爲了奉送法國給希特勒，他們就要鎮壓後方，剝奪反對派的言論自由。

龐納是一個叛徒，納粹的好細；正如他的許多同僚，他也屬於第五縱隊。當時總理達拉第是明知道龐納所幹的勾當的，下面是一個證明：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法國晚報」曾發表甘茂林將軍的訪問記如下：「記者問：何以希特勒能够知道若干法國政治的祕密呢？甘茂林在思索後答云：我對你講一個很簡短的故事吧：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在一個內閣會議中作了法國軍隊情況的報告，我當時非常吞吐其詞，我對達拉第說：『總理先生，我是有意盡量審慎，因爲龐納當時在場。』總理當時回答說：『你說得有理，假使你說出了法國軍隊的弱點，第二天希特勒也會知道了。』」（附帶地說：龐納這個庸材於一九三八年竟敢向法院控訴人道報——加香、伯里、桑白的人道報——因爲它揭發了他的叛國行爲。他現在仍然安閒舒服地住在他叛賣過的法國——原註）。

在這種情形下，與蘇聯的軍事協定談判被破壞了。因爲英法存心要促使希特勒進攻蘇聯，他們便暗中幫助希特勒。蘇聯爲了對付這一陰險的計劃，乃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與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第二次大戰爆發後，法國統治者加緊對共產黨及民主人士的壓迫。實際上，他們是與法國人民在作戰了。後來他們派遣一支軍隊去芬蘭。魏剛將軍遠在敘利亞組織了一支十五萬人的軍隊，準備向高加索進攻，這證實了法國統治當局，真正在準備對蘇作戰。

一九四〇年三月，美國「哈潑」雜誌有一個署名哈比根的人曾著文揭露：「從戰爭開始後，在馬奇諾和齊格非兩道防線後面，發生了一個古怪的貿易，法德的工業家們互相買賣原料，以備製造砲彈及大砲。」

後來，接着就是法國軍事的崩潰，法國的撤退及法國的被佔領。法國共產黨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向政府提議：釋放被囚的共產黨議員和積極分子，逮捕第五縱隊叛徒，發動組織羣衆及武裝羣衆的運動以保衛國土，但法國政府都予以拒絕，竟和以前一樣以反共爲藉口，預備投降。

六月二十五日果然在勒通德投降了。

與佔領者攜手合作

希特勒匪幫黑暗的數年佔領，便是這樣來的。這對法國人民說是一個厄運，而對大資本家卻是一個發橫財的日子。大資本家公開叛國，而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多列士及杜克洛的號召後，愛國人士都紛紛起來爲民族解放而鬥爭了。以共產黨爲首的成千成萬的愛國者犧牲了，他們都是以奮不顧身的、忘我的、不畏犧牲的精神，爲正義而鬥爭。

一九四四年年初，杜克洛曾說：「法國共產黨是一個訓練勇敢及忠於人民事業的學校，我們可以說在解放祖國的鬥爭中，法國共產黨是站在最前列的。」

爲法國的利益計，是應當收復國土的，而大資本家卻以號召殲滅愛國分子，尤其是殲滅共產黨爲其任務。

大資產階級又一次與敵人「合作」了，當他們正在發國難財的時候，巴·德·加來省及北方省兩地礦工，卻在列戈爾的領導下，於一九四一年五月組織了反對敵人佔領的愛國大罷工。

顯然，祇有工人階級才能繼承永遠不斷的法國愛國主義的傳統。

在德國佔領法國的當夜，一個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曾寫過：「只有工人階級是忠誠於被侮辱的祖國的。」

偉大的斯大林的紅軍，予希特勒的戰爭機器以決定性的打擊，並粉碎了「不可戰勝的」德國陸

軍。

當時法國大資本家對希特勒的勝利已表示懷疑，就一方面支持維希的貝當，同時又支持在倫敦的戴高樂。

戴高樂自己曾向其友人雷密說出此項計劃：

「你要知道法國（讀如大資本家的法國）在他的月上需要有三根弦，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需要有三根弦的「弦」，同時也需要有三根弦的「弦」。」

在這之後，對當時戴高樂的拒絕向科西嘉島上愛國抗敵分子增援，拒絕向凡谷爾地方義勇軍空投武器等事，還有什麼奇怪。

戴高樂當時致電其助手柯寧將軍：「要制止法國本土的起義，要制止他們的遊擊戰。」又有什麼可奇怪的！由此又可以了解為什麼現在戴高樂的夥伴們，一方面主張大赦天下，釋放其同階級的兄弟如貝當之流、與德國合作的偽軍、加入德國軍隊的「志願軍」、一切對愛國分子施以毒刑迫害的兇手，一方面則主張對真正愛國者加以監禁。

儘管是這樣，但在長時間的血戰後，法國的解放終於到來了。解放是法國人民自己的功績，而首先是靠了蘇聯有力的援助。蘇聯為解放各國，在這次偉大的戰爭中曾付出了二十七百萬的生命。而英美政府則故意延宕第二戰場的開闢；如果他們不是害怕勝利的蘇軍向西挺進得太遠了，他們還要再延宕下去哩！

法國解放了，戴高樂第一件措施就是要解除法國內地軍的武裝，而當時德軍尚在巴黎的近郊。

可是爲了當時法國的利益，是應當立即組成百萬大軍參加對德的殲滅戰，使法國在共同勝利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後來德國戰敗了，戴高樂不但向德國索取應有的賠償，反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到特別爾

城宣稱：「我們不是到德國來拿東西，而是要使它復生。」

實際上這已是對重新恢復西德的戰爭潛力及復活德國陸軍的預言和準備了。

戰後舉行大選，法國人民知道了誰是真正的抗戰者，他們給予共產黨以最多的議席，可是大資本家卻對人民更加仇恨了。

因為對人民仇恨，所以他們破壞國家的經濟復興。工人階級則十倍其努力以恢復交通、礦產，重建被敵人破壞、掠奪的祖國。

因此，大資本家的走卒又重新向外敵求援，美帝國主義指使右翼社會黨拉馬迪把共產黨排除於政府之外，強迫勞動人民過艱苦的生活，準備新的戰爭，法國逐漸又喪失了他的民族獨立和主權。

繼續與敵人合作

馬歇爾計劃——使法國陷於破產的、反動的、促進戰爭的計劃——侵奪了法國的主權、獨立和榮譽。一如大西洋公約，這個計劃卻受到大資本家的贊許。可是大家都知道半官方的報紙「世界報」，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即已公開地說：「重新武裝德國是早已包含在大西洋公約中了。」

重新武裝西德，由沙文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如阿登納之流的舊納粹分子來領導，這是資本家走卒簽訂大西洋公約時早就決定了的。

為達到他們的目的，杜魯門、馬歇爾、戴高樂、普利文、葛義及莫克之流，便以反共反蘇為藉口，到處吹噓他們的武裝西德祇是爲了要對付所謂來自蘇聯方面的戰爭威脅。

正是用了同樣的謬論，他們過去曾鼓勵希特勒武裝到牙齒。我們知道這給法國帶來了怎樣的結果。一九三六年，戰犯里賓特羅甫（已被處校刑）對多利奧（原法國共產黨員，後叛變被開除出黨，德國佔領法國時，投降德人做走狗——譯註）的一個助手說：「我們重整軍備絕非對付法國，實係對

付布爾什維克制度。」

里賓特羅甫繼說：「當一個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一個明確的危險的威脅，即共產主義的威脅，而且此威脅引起全歐洲的不安時，我們就有權利及義務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我們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德國，因此我們就重整軍備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民族解放報」）

根據已往的經驗，今天法國的真正利益究竟在那兒？是否應當支持現在德國煽起沙文主義及復仇主義的軍閥呢？這些軍閥要求德國應謀向波蘭收回的夫拉次拉夫（以前名布魯斯勞）及波斯南（以前名波森），向蘇聯收回加里寧格勒（以前名哥尼斯堡），並將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變成德國的領土。不！法國人的利益是有效地支持一個和平及民主的德國，即以皮克爲首的國家。皮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曾宣稱：「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使其他國家得到永不受德國侵略的保證。」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布拉格會議，參加者有：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及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八國的外交部長，在會議中議決，儘一切力量使歐洲得到和平與安全。

爲法國的安全計，應使布拉格議定的原則付諸實施：

- （一）美英蘇法四國政府發表聲明：反對重新武裝德國，實現波茨坦協定。
- （二）取消對德國和平經濟發展的一切限制，並防止德國戰爭潛力的恢復。
- （三）爲使德國重新獲得統一（如此可避免朝鮮悲劇的重演），應與德國締結和約。和約締結後一年，佔領軍全部撤退。

（四）在平等的原則上，成立由東德和西德各選人數相等的代表組成全德立憲議會，該議會將籌備成立一個民主、和平、統一主權的全德臨時政府。

法國人民感謝蘇聯提議召開四國會議以解決德國問題。可是美國政府已經決意重新建立德國軍

隊，因此現在美德的第五縱隊就同樣以反蘇爲理由，主張重新武裝阿登納的德國，如同從前重新武裝希特勒的德國一樣。

達拉第去慕尼黑，貝當、賴伐爾去蒙多爾，莫克、舒曼去華盛頓（事實上是得到戴高樂的支持），這一切只是說明了一個同樣的目的：即叛賣我們祖國的利益以保持「二百家族」及大資本家的利益。

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國「新聞週刊」曾暗示法國人民顯然在反對一切重新武裝德國的計劃，因此該雜誌毫不猶豫地說：「應當教訓一下法國人。」

該雜誌又寫道：「開始時，國務院要發動一個有力的外交攻勢，使法德能够實現一個密切的合作或聯盟。在與一個美國官方人物討論了這一計劃之後，一個法國人曾悲苦地指出：『這樣一來倒把賴伐爾弄成我們的先驅者了』。」

這樣，在法國的母親們血淚未乾的現在，又已經有不肖分子在冷酷地準備下一次的大慘禍，將沾滿了愛國者鮮血的武器又重新交給殺戮法國人的劊子手！在法國議會中，討論重新武裝德國的議案時，一個無黨派的議員提出一個簡明的議程，內容是無論在任何形式，任何藉口之下，應絕對反對重新武裝德國，對此有關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政府應絕不讓步，不作任何妥協。然而這一議案，竟未得到多數票的支持，受苦難的法國人民對此實在深感詫異。

當時，法國共產黨議員投票贊成這個議案，他們一方面表現了對保衛國家的利益的關懷，同時又表現了聯合一切堅決保衛國家獨立的愛國分子底決心。

多列士在他的自傳——人民的兒子——中曾表示了維護法國自由、獨立的意志：「我們不能接受把法國弄到像葡萄牙一樣的地位，我們要法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一如在慕尼黑和維希時代，特權者是站在舊社會秩序的防衛者方面的。這一舊社會秩序是：一方面少數人擁有財富與權勢，一方面大多數人處於奴役與貧困的地位。」

「今天和往昔一樣，由於階級意識，由於對人民及民主的仇恨，反動派犧牲了我們國家的獨立。他們尋求美國資本家的保護。金元代替了希特勒的裝甲師團，而是被犧牲者仍是法國。」

事實是如此明顯，即連右翼社會黨的「社會主義雜誌」（一九五〇年四月號）也不能不承認下面事實（雖然右翼社會黨現在成了美帝國主義最熱誠的僕人及新合作主義的最熱烈的鼓吹者）：

「奇怪的是在高級行政機關，尤其是在外交部及財政部中，只要人家做出要減削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的樣子，這一威脅就足以嚇得我們的當局連忙聲稱準備一切的犧牲，一切的讓步以避免被削款的危險，並對美國代表表現出最馴服的態度。」

怎麼解釋這個怪現象呢？姑置「受賄」的假設不論，則只有一個解釋：即法國大資產階級及其行政機關的代表想藉助於馬歇爾計劃；以及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即法國成為美國的附庸，而得以繼續並加緊其內部的反動政策，以保持其統治階級的利益。

「與敵合作」仍在繼續，只是換了一個對象而已。

從此一個新的戰鬥開始了，恢復民族獨立，保衛和平的戰鬥開始了。

法國人民面對着那些準備接受外國的一切奴役、一切凌辱的第五縱隊，正在聯合起來，統一力量，為保衛自由、安全、民族獨立與和平而鬥爭。

第五縱隊，它就在這裏……

共產黨人成為無恥的宣傳戰的詭譎對象。

多列士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曾說：「無論誰也不能將工人階級及共產黨與法國人民分開；如果有人驚異、恐懼和不服我們在人民間影響的增大，我們叫這些人民之敵讀一讀巴斯略（一六二三—一六六二，法國哲學家——譯註）的下面這句話，並且用心想想（假如他們能讀懂我